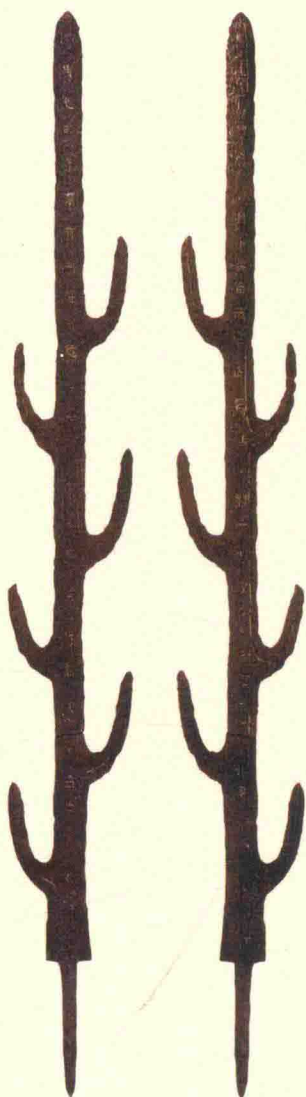


謎

七の

五世紀の東アジアと日本

支刀



[日] 宫崎市定 著

马云超 译

谜一般的七支刀

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

沈嘉三、李五月、陶望、魏日、范此

魏漢元嘉刀

中信出版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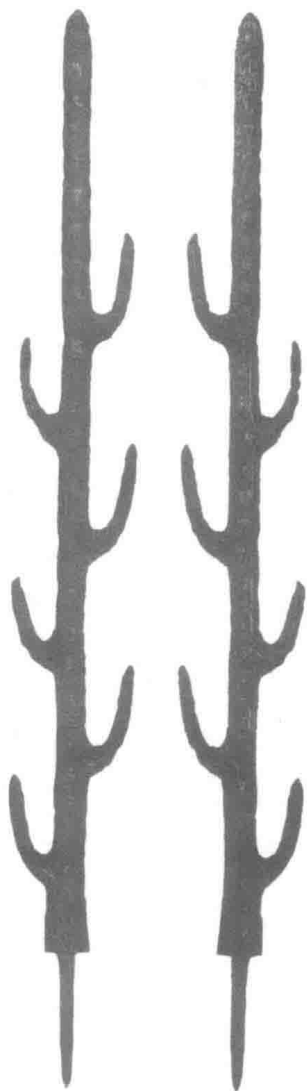
中信出版集团

观潮丛书

谜一般的七支刀

五世纪的东亚与日本

[日] 宫崎市定 著
马云超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谜一般的七支刀 / (日) 宫崎市定著 ; 马云超译

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8.1

ISBN 978-7-5086-7990-7

I. ①谜… II. ①宫… ②马… III. ①兵器 (考古) — 研究 — 日本 IV. ①K883.135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92518 号

NAZO NO SHICHISHITO by Ichisada MIYAZAKI

Copyright © 1992 Kazue MIYAZAK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Chu Chen Books

Chinese (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)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-SHINSHA, INC.
through Bardor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pei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谜一般的七支刀

著 者 : [日] 宫崎市定

译 者 : 马云超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 :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: 88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 : 6.75 字 数 : 140 千字

版 次 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 : 01-2017-8149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7990-7

定 价 : 48.00 元

图书策划 : 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我的七支刀研究诞生于一段奇妙的机缘。

每年的11月3日是我们东洋史研究会召开大会的日子。作为会长，我必须在固定的日期、固定的时刻致开幕词，二十年来年年如此，终于没有了可以说内容。既然如此，仅仅宣布开幕后就退场似乎是一个好主意，但这其实也是行不通的。也许是作为庆祝日的活动，大家都有些精神松懈的缘故，早上所能聚集的人数很不乐观。人数过少对于发表者而言未免窘迫，所以干事方面拜托我尽可能把致辞拉长，从而争取些时间。

这一过程中我终于领悟到，学会的开幕词可以不同于婚礼的祝词和学校活动的致辞。如果稍稍披露一些学问方面的逸事，对于听众来说也许多少能够有所裨益。

于是我就要考虑说什么，话题还是不与演讲者的发表内容交叉为好，这样既安全又不失礼貌。昭和五十四年（1979）的时候，我首次提及七支刀铭文的读法，以之前的想法为基础，大约花去了十分钟的时间。一旦在公众面前发表，自然就如同成为自己的研究课题，萦绕在脑海里。

到第二年大会的时候，又会出现许多需要修订的部分，于是就有了新的话题。

七支刀是日本古代史上无法避开的重要问题，同时也与东洋史有着密切的关联，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就对此颇为关心。学问上的课题一旦集中到了一点，就会越挖越深。从那以来经过多次增补，到昭和五十六年（1981）年末大体得出结论，自信没有太多问题了，于是下决心把主体部分整理成一篇简短的论文。然而一旦着手，执笔过程中又不断有新的发现。这篇论文于昭和五十七年（1982）发表在《东方学》杂志的第六十四辑上。

众所周知，收藏在大和石上神宫的七支刀是一把历史悠久的宝刀，相传是神功皇后¹时代传来的。刀身正面有错金²铭文三十四字，背面有二十七字，但都剥落严重。幸而百余年来经过前人的不懈努力，铭文的十之八九都得以解读，问题是剩下的部分，其中还包含着至关重要的文字。因此，为解读剩余文字而进行的最后努力至今仍在继续。

我的七支刀研究主要是文献学性质的研究，但这绝不意味着将考古学的、即物性的研究置之度外。

昭和五十五年（1980）十月，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为庆祝新馆开张，举办了“大和出土的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展”。听说七支

1 神功皇后：日本古代传说中的人物，生卒年不详。据说是仲哀天皇的皇后、应神天皇的母亲，曾率军渡海征讨三韩，事见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等。——译者注（如无特别说明，以下皆为译者注）

2 错金：也称“金错”，金属丝镶嵌工艺的一种。在金属器物表面嵌入金丝或金片，锤打压实后用磨石将所嵌金属磨平，再用皮革、绒布蘸清水反复磨压，使其表面光滑明亮，花纹清晰。

刀也在公开陈展之列，我便欣喜地前往参观。但是我的期待落空了，七支刀被放置在竖长的玻璃柜中，照明产生了反光，视线很差，除去早已发表的字形外，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。

靠肉眼凝视所能完成的工作已经到达极限了。能够看到的都已经看到，今后只要不是猫眼、鼠眼之类，恐怕很难产生新的见解。尤其是昭和五十七年（1982）二月出动了NHK¹调查班，首次尝试了X光透视，但据说也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发现。现在的问题在于，用什么样的方法将至今看到的内容充分利用起来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我们必须承认问题已经转移到了文献学研究的领域。

就像填字游戏中预想到某个意思后在空格中填入文字，或者是猜数字游戏中从理论上补出缺少的数字一样，这里所说的文献学研究就是根据铭文本身的性质，利用汉文中的惯用文体等制约因素，反向推理出所需要的文字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人们往往将研究的态度、方法分为三六九等，并带入对结论的评判之中，这样的倾向在日本尤其明显。过去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方法，武断地抹杀了古人和前人的成果，但一旦被问起自己有什么样的业绩，结果只能是哑口无言。

在我的学生时代，学界关于法隆寺²重建非重建的争论正如火如荼地

1 NHK：日本放送协会的简称，其本部位于东京。

2 法隆寺，又称斑鸠寺，位于日本奈良生驹郡斑鸠町，是建造于飞鸟时代的佛教木结构寺庙。寺庙分东西两院，保存了飞鸟时代以来的建筑及文物珍宝。相传为圣德太子所建，现为佛教圣德宗的总本山。

展开。非重建说一方大多是建筑史家和考古学家，他们主张自己的学说是建立在研究实物基础上的写实性研究，而不像主张重建说的喜田贞吉博士¹那样，只是出于文献学的空论。加上将日本国宝的年代尽可能断定得古老这一爱国心的驱使，从形势上来看，学界的舆论明显有利于非重建说，重建说甚至沦为了喜田贞吉博士个人的学说。

但是结果如何呢？五六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已经探明了比现在法隆寺更早建成的若草伽蓝²的境内全貌，再也没有人质疑喜田博士的结论。我认为，在这场论战中整个日本学界可谓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：学问就该从纯粹学问的角度去评判其成果正确与否，如果基于派系、形势、路线而主观臆断，那是对学问的亵渎。

法隆寺非重建说号称是写实性的，但实际上毫不写实，一旦展开真正写实的调查，他们的谬误自然就大白于天下。我们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拘泥于写实性的还是文献性的，而是在统揽全局之后，再冷静地判断哪一方更为合理。

七支刀是制作于距今一千几百年前的古物，其保存状态绝不能说良好，所以有若干文字完全剥落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，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。无

1 喜田贞吉：1871—1939，日本历史学家，京都大学教授。他从文献资料的研读入手，同时重视考古学、建筑学的实物研究与实地调查，在日本民族形成、法隆寺重建、部落研究等多个领域都有重要贡献。曾组织日本历史地理学会，创办了《历史地理》杂志。

2 若草伽蓝：指法隆寺西院伽蓝东南部发现的寺院遗址，一般认为是法隆寺初建时的遗迹。

论采取怎样的手段，已经消失的东西就再也看不见了，但看不见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研究。

研究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，起初看起来十分顺利，中间却在某一个点上碰壁。当无论如何都难以继续前进，只能不停地原地踏步的时候，只要改变原有的方向，动摇至今为止的常识，就一定能够找到全新的方法来把握前进的线索。这就是七支刀研究的现状，我想为此提供一种方案。

昭和五十八年（1983）六月

宫崎市定

目 录

001 / 序章

日本古代史中的不可思议之事

015 / 第一章

七支刀研究的回顾

051 / 第二章

七支刀铭文研究分论

105 / 第三章

七支刀铭文的影响

148 / 第四章

七支刀铭文的源流——长文刀铭流行传播的轨迹

167 / 第五章

五世纪的东亚形势

193 / 后记

197 / 参考文献

199 / 文库本后记

204 / 译后记

日本古代史中的不可思议之事

两大奇迹

纵观日本古代史，着实不可思议之事正在奇迹般地地上演着。将近两千年前，倭奴国王从东汉光武帝处获赐的金印，江户时代在九州的海岸重见天日，一直流传至今；据说神功皇后时期由百济国奉献而来的七支刀得以完整保存，现今依然沉睡在大和石上神宫的宝库之中。这两大事实堪称古代史上的双璧，若论奇迹，恐无能出其右者。

金印的由来众所周知，在中国的第三部正史《后汉书》的纪中，记录了光武帝中元¹二年（57）东夷倭奴国王遣使朝贡之事，同书《东夷列传》

1 中元：一作“建武中元”，东汉光武帝的第二个年号，公元56—57年。

中也有相同的记载，还附加了光武帝赐予印绶的记录。不过，关于印面的内容是如何雕刻的，则没有留下记载。

《后汉书》和中国的其他正史一样，都是根据朝廷的记录编纂的，其记述十分可信。因此，倭奴国王的使者来到东汉的国都洛阳，恐怕还拜见了光武帝，获赐相当于国王之位的金印，这些都可以认定为无可争议的史实。但是，除此之外还遗留下了许多问题。

首先是关于“倭奴国”的读法，是将“倭奴”连起来看作一个固有名词，还是分开来读作“倭”中的“奴”国，这两种观点是相互对立的。我的大学老师中也有不同的看法，内藤湖南¹博士将倭奴看作ヤマト（大和）的音译，发表过著名的《卑弥呼考》一文。先生的观点总是独具匠心，赋有走在时代前列指引众人的力量。不过反对的意见也有不少，比如桑原鹭藏²博士就和那珂通世³博士一样，采用了“倭之奴国”的读法。

我是倾向于后者的，也就是把“倭之奴国”理解为西汉时代起分为百余国的倭人国之一——奴国。奴国的名称不见于《后汉书》，但在随后的

1 内藤湖南：1866—1934，本名虎次郎，字炳卿，号湖南。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，其研究领域博大，涉及中国上古、中古、近世史通论及文化史、史学史、美术史等。他提出的中国历史分期法、唐宋变革论、六朝贵族社会论等学说，至今对学界影响深远。

2 桑原鹭藏：1871—1931，日本东洋史学家，京都大学教授。与内藤湖南等人共同创立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，结合清朝考证学与西洋文献学的研究方法，在中国史和东西交通史领域有突出建树。

3 那珂通世：1851—1908，明治时期著名东洋史学家，东京帝国大学教授。师承福泽谕吉，致力于中国、日本和朝鲜的古代史研究，在中国元朝史研究和日本历史纪年问题上成果最大。

正史《三国志》的《魏书·倭人传》中出现了两次。奴国的所在地尚未判明，但作为北九州的一个大国是可以明确的。如果这样读的话，说明当时倭人所居住的岛国还没有形成统一政权，独立的小国各地林立，其中比较强大的奴国国王最早向东汉派遣了朝贡使，其国王的地位获得了光武帝的认可，并且还带回了获赐的印绶。

委奴国王金印

进入江户时代的天明¹四年（1784），在隶属于今天福岡县的志贺岛叶之崎，一名农夫从大石底下发现了金印。黑田藩的藩儒龟井南溟经过观察后，认定这就是东汉光武帝赐给奴国王的金印，在其所著《金印辨》中首次介绍给了世人。



这枚金印的印面上刻有“汉委奴国王”五个字，围绕其形状和印文激起了种种疑问，真伪之争不断在学界发酵，论战一直持续到了现今的昭和时代。

学界的大势似乎倾向于认同金印是真品，如果确是这样，那真称得上

1 天明：日本光格天皇的第二个年号，1781—1788年。

历史的一大奇迹了。试想，一世纪中叶东汉天子赐予倭人国朝贡使的金印，经历了一千七百二十七年的岁月，在恐怕未存在过都城的筑前国海岸，几乎完好无损地被发现了。

当然，金印是后世伪作的声音也从未停息过。我在第三高等学校担任教授时的同僚，其实是大前辈的中村直胜¹教授也是其中之一，他被称为古文书学的第一人。我曾就金印之事咨询中村教授，他若无其事地回答道：“可疑啊，无论怎么说，真品有两个呢。”金印的真品居然有两个！这可是晴天霹雳般的话，不过我也是到了后来才知道其中的缘由。昭和五十五年（1980）八月，朝日新闻社在京都高岛屋主办“通往邪马台国的道路展”，其间细心的观众恐怕都隐隐察觉到了诡异，只不过现今我也没有更多东西值得拿出来说。

七枝刀传说

同样是奇迹，七支刀的情况却有所不同。关于七支刀的古典文献，可

1 中村直胜：1890—1976，日本大正、昭和时期历史学家，师从三浦周行研究古文书学，后任日本古文书学会会长。此外在日本南北朝史、庄园经济史、艺能史等领域也有重要研究。

以举出《日本书纪》¹卷九“神功皇后五十二年（252？²）九月丙子”条的记载，大致意思是这样的：

百济肖古王会见日本使者千熊长彦等人，献上七枝刀一口，七子镜一面，及各种珍宝，以求友好。

《日本书纪》历来被视作日本最根本的经典，对其内容的批判虽因时代不同而或宽或严，但终究是忌惮颇多。不过，《日本书纪》在纪年上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，这一点早在明治时代就已经被指出来了。《书纪》记载，百济肖古王³死于神功皇后五十五年（255），但根据朝鲜史书《三国史记》⁴的年表，肖古王的在位时间是166—213年。255年时，肖古王早已经去世，连他的儿子仇首王和孙子沙伴王都去世了，当时是肖古王的弟弟古尔王在位的第十九个年头。不过，《三国史记》的年代观也不能完全相信，因为此书的成书时代太晚，是高丽王朝⁵的1145年由金富轼等人奉国王之命撰写的，当时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南宋，可以说是非常后世

1 《日本书纪》：简称《书纪》，成书于奈良时代养老四年（720），舍人亲王总裁，是日本现存最早的国家正史。全书三十卷，记载了自神代到持统天皇年间的历史，另有谱系图一卷已经散佚。

2 此处的问号表示作者对于这一年份比定持怀疑态度，下文还有多处这种用法，不再一一注明。

3 肖古王：据《三国史记》记载，为百济国第五代王，实名和生卒年不详，第四代盖娄王之子，在位期间多与新罗征战。

4 《三国史记》：高丽王朝时期由朝臣金富轼奉命编写的纪传体史书，成书于1145年，记述了从三国（新罗、高句丽、百济）建立到新罗末年的历史，包括本纪、年表、杂志、列传，共50卷。

5 高丽王朝：又称王氏高丽，918年由王建建立，936年统一半岛，定都开城，以佛教为国教。经历34代君主，1392年被李成桂所灭。

的编纂物了。

虽说日本的纪年和朝鲜的纪年都不能绝对信任，但唯独百济向日本赠送七枝刀的内容可以证明为史实，因为七枝刀的实物现今就保存在日本。其实，由于实物上含有“七支刀云云”的铭文，“七枝”应该写作“七支”，但“枝”和“支”无论发音还是字义都完全相同，所以将两者视作同一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一定要选的话，依据铭文写作“七支刀”是正确的。

传世品七支刀

位于奈良县天理市的石上神宫是一座正统的神宫，《古事记》¹中就已经出现过它的名字。尽管《古事记》中充斥着各种神灵的名字，但出现的神宫名却很少，石上神宫属于例外。一般认为，神宫的神域本来是朝廷的武器库，收藏着各种武器，七支刀也是其中的一种。七支刀的名称来源于其特殊的形状，主体部分类似于矛，两侧各交替伸出三条枝刃，合起来就是七个突出的刃。主体的正反两面共有六十一个黄金镶嵌的文字，随着

1 《古事记》：日本现存最早的历史书，和铜五年（712）由太安万侣编纂后献给元明天皇。全书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卷，记载了天地诞生到推古天皇期间的神话和历史，同时也是神道教的重要经典。

时间流逝，错金铭文已经被铁锈覆盖而难以辨认，最终连其存在都被人们遗忘了。直到明治七年（1874），铭文经大官司菅政友之手才得以重见天日。如果依据《日本书纪·神功纪》中献刀的年份，也就是252年计算的话，其间过去了1622年的岁月，这难道不是奇迹般的事实吗？

菅政友（1824—1897）生于水户德川侯¹的藩医家庭，师从藤田东湖²、会泽安³修习国学，进入彰考馆⁴后从事《大日本史》⁵志表部分的编纂工作。到了明治时代，菅政友成为石上神宫的大官司，在任期间清点神宫中保存的物品，并注意到了七支刀的存在。菅政友推测铁锈之下应该有铭文存在，于是剥去锈斑，磨出了下面的错金铭文。由于当时无法如今天般使用X射线进行透视等方法，去除铁锈的手段不免粗暴，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。总之，当时为止完全不为人知的长段铭文借此重见天日。这一工作中难免损伤到了镶嵌的金线，特别是金粉飞溅出来粘在其他地方，混淆了金线的真假，也使识读变得更加困难。

1 水户德川侯：水户藩第12代藩主德川笃敬在明治维新后被赐予侯爵，故有此称。

2 藤田东湖：1806—1855，名彪，号东湖，江户时代末期水户藩藩士、藤田派学者，与户田忠太夫合称“水户藩双璧”。著有《东湖随笔》等，其尊王攘夷思想对全国攘夷志士影响深远。

3 会泽安：1782—1863，号正志斋，江户时代后期水户藩藩士、藤田派学者、思想家，著有《新论》《千岛异闻》等。

4 彰考馆：江户时代水户藩为编纂《大日本史》而设立的修史局，创始人为第二代藩主德川光圀（1628—1701），馆名取自《春秋左氏传》杜预序中“彰往考来”一语。

5 《大日本史》：日本的纪传体史书，江户时代德川光圀开始编写，到明治时代才全部完成。全书由本纪、列传、志表构成，共397卷226册，记录了从神武天皇到后小松天皇的百代历史。

菅政友的调查

菅政友于明治三十年（1897）病故，享年七十四岁，留下了著述《菅政友全集》三卷。其中，他在七十岁时写作的论文中保存着七支刀的考证笔记，文中推定此刀为西晋泰始四年（268）由百济国进献给日本，正是《日本书纪》中所见的七枝刀。这是基于他磨出的长段铭文的最初两字读作“泰始”而得出的结论，但其实这两字中只有“泰”是毫无疑问的，下一个字因笔画残缺而难以判断。正因为如此，“疑义百出，异论蜂起”的状态直到今天都一直持续。

七支刀的情况虽在《日本书纪》中有记载，但并不能完全相信，其刀身虽有长段铭文，但因剥落严重而难以把握完整的含义，这种隔靴搔痒、令人焦急的状态正是它的特色。既然对于《日本书纪》的原典批评如今已难以更进一步，即便努力也无法期待成果，那么最能够接近真相的方法就是基于七支刀本身，推进铭文的把握和解读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对于至今的各家学说，心中仍有许多无法理解以及不满的地方。研究学问就像是寻找掉在地板上的别针，虽然已经有众多学者殚精竭虑地进行了探索，但如果以不同的眼光重新审视，依然能够意外地发现遗漏的东西。投入与众不同的全新手段，无论多少次都是必要的。